

我们是一家人

徐贵祥



知道山南这个地方，是因为汪华东；或者反过来说也行，认识汪华东，是因为山南这个地方。此前同华东曾有一面之交，印象中，这个人思维敏捷，充满激情，言谈极富感染力。因为彼此忙碌，此后交往并不多。到了2019年上半年，华东和我的联系突然多了起来，这才知道，他在西藏山南市援藏。他向我介绍中国海拔最高、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行政乡普玛江塘乡，介绍边防连艰苦而忠诚的戍边战士，介绍边防连艰苦而忠诚的戍边战士，介绍援藏工作队开展工作的种种，他甚至给我发来山南边防部队自制的土木工具图片，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山南，山南，到山南来吧。到山南来，你就理解了什么叫‘老西藏精神’，什么叫守土有责，什么叫‘脊梁’，什么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在电话里，他的言辞恳切，声音急切，尽管因缺氧而上气不接下气。

山南，山南，到山南去。这似乎成了我这两三年内的一个梦想。援藏，这个我此前并不了解的概念，突然成了我思维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山南，这个我原本一无所知的地方，突然间像旗帜一般在远方飘扬，呼唤我走向它、走进它。这一切，都是从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进驻山南之后开始的。

2020年春节过后，我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得动身了，最迟不能超过6月份。然而由于疫情，眼看已经5月中旬了，我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去山南的行程。在这期间，华东给我发了一个大大的文件夹，原来是援藏工作队成员写的文章。

连续数日，我都是在感动和感慨中度过的。首先让我感慨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援藏队员还能保持乐观的情绪，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激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从这些文稿里，我看到了马鞍山的种子在山南的蔬菜大棚里落地生根，看到了芜湖市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在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孩子们的心里开花结果，看到了措美县艺术团在合肥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看到了“黄山大叶种翠绿1号”在错那县勒布沟茶产业基地冉冉升起，看见了“藏源山南号”航班、“西藏山南号”京沪高铁、“安徽援藏号”合肥1号线，携带皖藏人民的深情厚谊，奔驰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

每一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做了多少事情，都会有总结。然而，文字记载毕竟有限，那些故事更多的是写在山南人民的心里。我曾经同华东交流，请教他的援藏理念。他跟我讲了3句话：做稳定的压舱石、发展的加速器、友谊的连心桥。具体

到工作层面，第七批援藏工作队思路十分清晰，一是实现由硬件到软件的转变。目前山南的很多学校和医院的基础设施都已经相当先进了，但是人才建设不匹配，设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所以很多医院的院长和学校的校长都由援藏干部担任，借此培养当地干部的管理能力。二是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由物资援助到项目引进，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发动当地群众自己动手。三是实现由“管肚子”到“管脑子”的转变，从学生抓起，从娃娃抓起。以山南二高为例，这个学校是西藏最大的示范高中，援藏工作队的老师不仅给孩子们去逛超市，吃美食。到了援藏工作队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同志看着依依不舍的3个女儿，向总领队提出留在西藏，长期援藏。

一位在山市人民医院工作的援藏女医生，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教学，深感山南医学人才匮乏，毅然决定留下来。她在申请书里写道：“我在藏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藏区同胞的健康。固是中国，家是西藏，死而无憾。”

措美县有一位孤寡老人，不适应供养中心的气候，援藏干部得知后，协调资金、人力，维修老人在村里的住房，并每月走访一次。有人问老人，一个人住行不行，老人骄傲地回答：“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孩子在县里工作，会经常带着蔬菜水果来看我。”

援藏的故事很多，工作队员们的付出更多，有回报吗？有。

一位女教师在文章里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她在山南支教年头已久，身体抵抗力也越来越差，经常头疼失眠，往往一节课上下下来，话都说不动。一位名叫达娃的藏族女孩用了整整一下午在树林里采了一盒蘑菇送给她。女教师看着这个浑身沾满泥水的孩子，问她为什么要

费这么大的力气采蘑菇，这个腼腆的女孩子低着头说：“老师，蘑菇可以抗‘高反’”。

一位审计人员在浪卡子县开车遇险时，是当地藏民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一位老师在下班之后回到宿舍，发现窗明几净，连厨房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是几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放学后悄悄干的。

在同援藏总领队的通话中得知，感人的事情很多，队员们大都是克服了很多实际困难来西藏的，有的同志患病还念着工作，非常珍惜这几年的援藏时间。但是，总领队说：“我们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虽然是来援藏的，但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因为我们在帮助山南人民的同时，也需要山南人民的帮助。想想边防部队的官兵，想想隆子县的那个‘三人乡’，他们为什么不下山？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意味着那里是我们的国土。他们在守卫祖国，他们在为我们提供标杆，他们在帮助我们净化心灵，他们在帮助我们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是的，援藏不是单方面的赐予，而是双向帮助。这么多年来，在山南人民的心里，安徽人就像亲戚一样。在山南的大街上，有安徽大道，有安徽援藏家园，还会有更多的安徽元素。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江淮大地上，必将会出现更多的山南元素。

山南市琼结县有个藏族妇女扎西央宗，丈夫王勇是汉族人，因工伤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失去工作能力，但央宗没有放弃给丈夫治疗，做各种小买卖维持生活，养着一双儿女长大。山南电视台决定就央宗的事迹做一部短片，一名援藏记者受命采访，她在文章中说：“初见面时我很震惊。王勇已经62岁了，可看上去皮肤紧致，红润细腻，能吃能睡，心情愉快，完全不像常年在高海拔地区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聪、失明病人！而扎西央宗看上去却比她大16岁的丈夫还要苍老，她的付出可想而知！”央宗会说汉语但不善言辞，拍摄数次出现僵局。女记者拉着她布满老茧的手和她聊天：“白天要照顾老王，你就等他晚上10点睡了再出去。骑电瓶车一个半小时到市区，卖完花回家。早7点还要做好早饭。作为女人，这样做值吗？6年了，靠什么坚持？”一番话勾起扎西央宗无限心酸，泪水夺眶而出，她张口道：“我们是一家人啊！”

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让我无限感慨——援藏也好，奉献也好，帮助也好，回报也好，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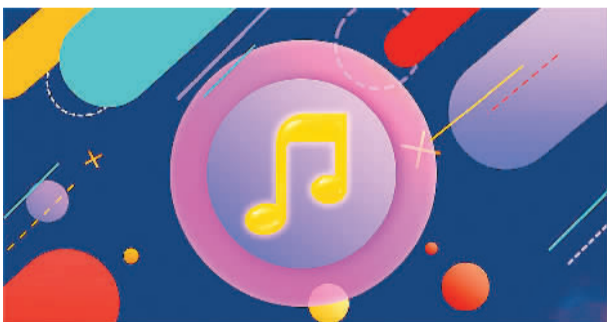
欢歌带给你果蔬丰收的喜悦……

对自然的赞美、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对爱情的讴歌、对美好生活的颂扬、对内心世界的抒发，都是各种音乐形式的主题。这就是情乐交融，用音乐把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

当我听到某首歌曲或音乐时，可能会想到过往的经历，或产生某种联想，反之回忆某段往事，一个熟悉的旋律立刻回响在脑海里。音乐与你的生活总是缠绕在一起。

听郭兰英首唱的《我的祖国》，柔美、深情、嘹亮，每次听到，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天经常在快闪中听到这首歌，更觉震撼。

那年暑假与几个同学骑车骑行到长春郊区的净月潭郊游，大家带上食品，背上吉他，我还带着一个小型外语用词的索尼录音机和几盘磁带。在草地野餐时，播放《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曾恋爱的草原，藏族放歌的高亢明亮犹如眼前晴空雪山，维吾尔族快节奏



音乐新想

李 忱

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建团525周年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首次有女团员登台演出，用美妙的童声为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快乐的勇气法兰西波尔卡》配唱。由此引发我关于音乐的感悟和联想。

前几年网上流行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一听就被强烈地吸引了，曲首的弹拨乐一下子就把你带到了西域，大漠驼铃的画面出现在脑中，那悠扬、绵长、深情、婉转的旋律，那高亢、亮丽的呼喊，把一个牧羊人得到爱情而又失去的伤感、内心的焦灼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新疆工作过，见过大漠，去过那拉提，一听非常亲切，马上产生共鸣。

自然地理差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音乐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东北男女二人转，吴依软语唱评弹，西北老陕吼秦腔，铿锵豫剧花木兰……在少数民族歌曲中，蒙古族长调的低沉悠扬让人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藏族放歌的高亢明亮犹如眼前晴空雪山，维吾尔族快节奏

内的青歌赛等众多的比赛、选秀节目推出了一批批新人，也带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从欣赏手段看，从过去现场看节目，到听音乐磁带、听CD光碟，到从电脑下载数字音乐，再到今天听什么都能在手机上找到，为我们欣赏不同形式不同风格流派的歌曲和音乐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卡拉OK的出现丰富了大众娱乐方式，给那些不会唱、不敢唱的人提供了参与表现的舞台，为提升音乐欣赏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我就是通过卡拉OK学会了许多歌，也唱了。

真正的音乐还是要到现场听。2018年我去美国探亲，听了一场休斯敦交响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真是震撼，与在家里听光碟完全不是一回事。灯光渐暗，音乐响起，“兵……”那四声有力音符，意指命运在敲门。乐曲有舒缓、有激昂，置身波澜起伏的旋律中，好像在黑暗中的大海，驾驭飘忽不定的小船，与风浪搏斗，与命运抗争，直到旭日东升，霞光万丈，战胜命运的航船驶向远方。

2019年国家大剧院举办“美杰三重奏”音乐会，我有幸近距离欣赏了由小提琴家吕思清、大提琴家秦立巍、钢琴家孙颖迪组成的“美杰三重奏”，只有在现场，你才能切身感受艺术家的演奏激情，真正领略生活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生活中有歌声和音乐陪伴，还能寂寞吗？

团团雾气在河面上移动着，顺着河南岸蜿蜒起伏的邙山渐渐飘去，忽而又向河北岸一望无际的河滩铺开，氤氲着黄河两岸灰色的山岭、沟壑、平原。冬日里的黄河在中下游交替的这段河床静静地流淌，一改往日的澎湃豪放，载着温情脉脉的婉约款款东去。

站在豫西北黄河北岸的这片土地上，阵阵凛冽的寒风袭来，我禁不住打个寒颤，缩紧衣领，俯身抓起掺着冰碴的泥土，用手轻轻地捻着。冰碴慢慢融化，变成滑滑温润的触感，竟粘在手上不易抛下，那是我的体温通过手指融进了故乡这片冰冻的土地。

抬头凝望冬日里空旷寂寥的土地，一切都脱去了季节的盛装，回归了自然朴素的本真，沉淀出一种肃穆和清冷的美。天际下，庄稼已经收割殆尽，看不到秋天里一串串鲜红的辣椒、一排排灿烂的葵花、一棒棒金黄的玉米。纵横交错的阡陌展现出清晰的轮廓，大片的树木纷纷落叶，几片枯黄的叶子高高地挂在枝头，在寒风中摇摇欲坠。前不久的一场大雪给麦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绿油油的麦苗正在舒服地度过一个暖和的冬天。这场景，使我想起母亲常说的那句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是的，年年岁岁，瑞雪和丰年总寄托着庄稼人对来年满满的期盼。这些嫩绿的麦苗在厚厚的雪被下，经过冬天的孕育，来年定是一幅麦浪滚滚的金色画卷。

鸟儿已归巢，风儿已停歇，月儿正在积雪覆盖的荒草和落叶上，

大儿子来电，问我们星期天有空吗？他们一家要过来。我们自是高兴，马上约定时间。

他又说，孙子要学包饺子，希望我们帮忙准备食材，还特别吩咐，不要先动手，等他们来了才开始，因为孙子要从和面直至饺子下锅，全过程一步步学。

这个大孙子，妈妈是英裔。他是中西合璧产物，长着华人脸孔，肤色和眼睛却像他妈妈。以前我的朋友看到他，说他是蓝眼睛的华裔小孩。他自小见什么都好奇，多问、想学。他两岁时，他妈妈让他每周3天去托儿所，两天来我们家，跟爷爷奶奶相处，周末两天留在自己家。

那段时间，我们每周有两天朝八晚六与大孙子在一起，忙并乐活着，最主要的是有机会教他学中文。曾有朋友问我，看你们生活悠悠闲闲的，应该没什么遗憾吧？我说，最大的遗憾是两个儿子不懂中文。

几十年前我们来加拿大的时候，这里华人不多。我们住的街道，很少遇见华人面孔。那时两个儿子还小，也不会说英语，担心他们进学校后跟不上被歧视，所以全力督促他们学英文。从小学到高中，他们都成绩优异，进入心仪大学，毕业后找到好工作，成家立业。一切似乎很不错。可是回头一看，他们却把中文给放弃了。尤其是找的对象都是英裔，更让他们与中华文化疏远。

故乡，在他们脑海中没有印记，只记得故乡城市的名字，知道它在遥远的彼岸，也会说一些家乡话，爱吃我们做的家乡菜，但不像我们有浓浓的乡情。时间无法追回，往事没有“如果”，只能想办法在第三代下功夫，要不，传统的中华文化，在他们眼中，也许只是“外国”陌生的东西罢了。

故乡的老同学中，有一位的女儿是幼儿教师。我们请她寄一些合适的教材来，让大孙子学习。小孩子的脑子纯真像一张白纸，很容易接受新事物。那两年时间，大孙子不但会用中文叫“爷爷”“奶奶”，从一二三数到一百，还学会不少单词，简单的句子，比如“我要喝牛奶”“去公园玩”……有一次，我们带他去附近商场走一走。他坐在婴儿车上，忽然很兴奋地喊起来：“火车、火车！”商场哪来的火车？我们正疑惑，他用小手指着左边一家餐厅。原来，餐厅大门上头有浮凸的大字招牌，叫“火车头”。

正在我们感到喜悦、怀抱希望的时候，大孙子进了幼儿园，不再定期来我们这里，失去了教和学的机会。中文，在他脑海里，也缓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令我们感到无奈又心有不甘。该如何使中华传统文化不会在他们这一代消失？

有一次星期六晚上，大儿子一家按惯例回来聚会。我们随意在餐桌上添加了自制的白菜猪肉饺子，想不到

饺子吃得津津有味。我们特意在以后几次也这样做，他越吃越有兴趣，还说，以后来爷爷奶奶家吃饭，只吃饺子。这令我们非常高兴。饺子，是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食物，它悄然迷住了孩子的味蕾，这无疑会牵引他心中对故土感情意念的萌发。

年复一年，每次来我们这里吃饭，大孙子面前总有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从6个、8个到十几个，他都一扫而光，然后说声谢谢，很满足地离开餐桌。

想不到新冠疫情把亲情也阻隔了。近3年时间，三代人再没有餐叙过。直到几个月前，大家才难得聚在一起。大孙子再次尝到我们包的饺子，依然兴致勃勃。只不过疫情未完，加上我们年纪大了，逢周六家庭晚餐的聚会也从此结束。我想，也许大孙子念念不忘心中喜爱的饺子，才产生要学包饺子的念头吧。

门铃响，大儿子一家到了。大孙子第一个冲进来，和我们拥抱。十四五岁的少年，已经长得比我高。我问他：“想吃饺子了？自己学会，以后随时可以动手做。”他点点头。他妈妈插嘴道：“有个西人同学对他说，跟家人去中国餐馆吃饺子，很好吃，问他会不会包饺子？他想在同学面前展示中华厨艺，请他们到家里品尝中国饺子呢。”

这时，小儿子夫妻也来了，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七手八脚动起来，搬桌椅、量面粉、切白菜、和肉碎……水开了，下饺子。升腾的热气和香味的氤氲溢满屋子，一片欢声笑语。虽然大家都用英语交谈，但这仍是一个华裔家庭的温馨时刻。三代人用自己的愉悦和向往，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舌尖上的乡愁、乡情和乡念。

我想起一首叫《乡愁》的歌：“乡愁是一杯酒，乡愁是一碗水，乡愁是一朵云，乡愁是一世情。”是啊，对于我们第一代移民，乡愁是浓烈的酒；到了第二代，是清冽的水；至于第三代，已变成遥远难以捉摸的云。“日代乡是故乡”。只是，我们要让一代代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根，始终在东方广袤的华夏大地上。

跨代的乡念

姚 船（加拿大）

故乡的冬

雒 良

几乎听不到荒草碾压或树叶碎裂的声音，一切变得静谧。有挑枝寒冷的垂钓者，在黄河支流蟒河结冰的河床上来回走动，苦苦寻觅抛下鱼饵的机会。河面上，鱼儿被寒流速冻在冰凌中，化成晶莹剔透的标本。钓者凿冰求鱼，无奈镐头下去，只留下白印，倒震得虎口麻疼，索性坐在河边发呆。

当冬日里野性的风掠过土地，荡涤残枝败叶，当冷艳而妩媚的冬阳刺破云彩普照大地时，总使人有一种怦然的心灵跃动。因为冬日里无处不酝酿着未来的勃勃生机。

天渐渐西沉，薄暮覆盖了阡陌和屋舍，故乡在寒风中几分含蓄，几分恬静。故幕后黄河北岸的这座村落却没有寂寞，生着炉火烘烤怀药的几户院落灯光闪烁，屋内不时传出夹杂着浓烈烟草味的说笑声，声音中溢满惬意和愉悦。倏然，有怀梆戏飘出院落，在冬夜格外清亮，或粗犷，或激越，有豪迈抒情，有倾诉衷肠，一时令人情怀撩拨。这是乡亲们每年冬闲聊以自娱的保留节目，正所谓父亲说的那句话：吼一嗓子老怀梆，夜晚睡觉也觉香。

“今天看那城里的房子咋样？”“挺好，首付款够吗？”“差不多，等这批树棍山药出手就按揭！”村西头那片小树林里，一对恋人正在规划着未来的生活。终年劳累的这片土地在冬日里收获了庄稼，收获了怀地黄、怀山药、怀牛膝、怀菊花四怀药，也收获了爱情。

鸟儿已归巢，风儿已停歇，月儿正在积雪覆盖的荒草和落叶上，

